

月光洒满休闲椅

□ 毛松南

夏天，二哥在城北购置了百十平米的商品房，与我们居住小区仅仅相隔百十米。

公园就在我们的腿旁边，几百步就到。

公园是园区自己建造的，虽然级别不高，但也打造得有模有样，琴棋书画室常常高朋满座，步行道、花木旁“网络安全”宣传牌直奔主题，天然加人工揉合成的湖面不时滑翔几只白鹭，错落有致的草坪诱惑着我们想上去打几个滚。每天都在公园长跑的瘦高个不时从身旁闪身而过，动感十足的音乐从他腰间弹跳而出，鼓动着我们挺胸昂首迈步向前。

不知古稀之年的二哥换房是不是图个悠闲，亦或是因手足情深而挨近我们。这不是自作多情，人到老年，父母不在，兄弟亲情涌上了心头。

我们都是选择晚饭后六点左右在公园集合。进园右手边有张休闲椅，二哥、二嫂提早到了，紧挨着就座，不时回头张望，等着我们。我和爱人进门就能看到那个闪动的白毛老头，月光下更显亮色。

见到我们来了，他们赶忙立起身，总是二嫂先问：“要不要坐一会再跑？”

我俩小他们七八岁，不需要歇脚，四个人就一起慢跑。一圈下来，感觉二哥有点吃力，就让他一个人坐在休闲椅上。跑完第二圈，他们三人合坐休闲椅，我则在椅子背后的石头上落座，讲一些奇闻趣事和埭上人家的家庭琐事，一天一个故事，次日再续，吊着他们的胃口。

有时我们早到了，赶忙“霸占”位置，好让二哥来了有个靠背小憩。休闲椅后

的石头没有人知道它的妙处，它就像专门为二哥移来的守护神，不管它来自何方，缘分促成了它与这张休闲椅相邻相伴，如今我稳坐在这块磐石上，学着我们小时候二哥的样子，回传点点能量。

二哥现在隔月都要去上海复检，两个女婿争抢着护送。二哥目前身体没有完全痊愈，到公园里散散步、透透气，数数晶亮的星星、看看天空中闪烁前行的飞机、满怀深情望北京……我倒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康复训练。四个人走了一圈又一圈，竟让二哥有了精气神。

不用二嫂提醒、催促，每天丢了碗筷就要上公园，与我们汇合，成了二哥的必备功课。

有时他女儿要上门送东西，他也不客气：“我在公园，你进门放台上。”又来了一句：“我在乡下种的无公害小青菜每人一份，在冰箱里。”女儿也不阻拦老爷子去乡下种菜，这是他的爱好，力所能及，就当是放松身心吧。

公园湖边布满石块，石块底边栖息着很多螺蛳、小河蚌，我也聊发少年狂，盘坐在石头上，弯腰剥离这些家伙，顺手在水里荡涤后，凭手感剔除空壳，沉甸甸地塞进塑料袋。这时我摸到一块瓦片，身子试图打水漂，没有站稳，晃荡几下，差点落水。二哥本能伸手相助，离我太远，没有够着。二嫂站在湖边台阶上，手舞着，咕啾着，仿佛也回到快乐的童年。

我们的童年时代，父亲常年在外县工作队，大哥在部队，二哥从小就是我和四弟的“小家长”，长久相处，总有摩擦，

没少被我们“记恨”，直到我们长大后才知他的艰辛不易。

休闲椅这时已被别人占用，见到二哥走近，跑步的瘦高个扬手叫他走开，那人见状赶忙让座，陪笑脸说：“来来来，你坐。”

二哥知道他是患过脑梗的人，也常来公园，他的身体和手脚不灵便，总是如木偶样机械运动，倔强前移。动作虽然僵硬笨拙，对于他却最合适、最有效，二哥有时都跟不上他的脚步。

两个人互让着，都不好意思了，月光洒在休闲椅上，没有一丝风，湖面平静无涟漪。二哥的芭蕉扇合扇着两人，熟悉的陌生人相视一笑。

瘦高个是个外地人，在园区上班，也是公园常客，最近准备跑马拉松，原先一人在公园练习，略显孤单，现在有个“肌肉男”跟在后面陪练，两人只顾转圈跑，不交流，也听不到换气声，只有腰间音乐不停歇，旋律优美动人心弦。

二哥本来走得很慢，这时竟忘了病躯，解开外套，加快速度，试图追赶。

一夜入秋，二哥着了凉，受了寒，伤了元气，微信向我们“请假”：天冷了，到春暖花开时再相约。

我和妻子还坐在休闲椅上干等，月光躲进了云层，好在路灯如昼明，灯光又接力月光铺满公园，投射在我们身上。

这以后我们每天还要在那张休闲椅上坐坐、摸摸、擦擦，说不准有一天二哥探头看着窗外，感觉暖意裹挟，状态如初，特别想着我们了，立马发出信息：“三弟，今晚我们公园见。”

周师傅的理发店

□ 陈国良

周师傅的理发店在老南街；街口的前面接瀼溪路连着的是几间早餐店；往里些原来有一间浙江义乌人老李经营的副食店，店面也不是很大，有些年头没有见到他了，也许是回了义乌老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里有一家汽车修配厂，生意红火的时候也有十几二十来人从事汽车修理，有些人在汽车修理方面很有些名堂，钣金修复更是首屈一指。当下，在新生事物崭露头角时人们还是对它给予足够尊重，以至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你问路或者聊天时，人们就还会说起，哦，我知道，那是老汽车修配厂。

是的，周师傅的理发店就是在原老汽车修配厂门口。现在汽车修配厂名存实亡了，周边建起了居民楼，原来这一片的老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留下的有一处老南门浴室的牌子依然还在，很有些沧桑，当年也很红火，现在是否还在营业不得而知。

现在汽车满大街无处不在，这里却没有了与汽车行业关联的一点痕迹了，连李老板的副食店都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只有眼前的早餐店、体育彩票店、土猪肉店、炒货店，还有几家老年人常来的麻将室占据着周围的一些空间。

当然，周师傅的理发店也是名列其中的。店面不大，有点狭长，房子有些年头了，门口是玻璃推拉门，不是很豪华，是用铝合金装好轨道向两边推的那种。门上贴有与理发有关的一些字样，欢迎光临，理发、修面、吹烫。一是开宗明义，二是提醒门上有玻璃，简单明了而又显

然有些过时，你还别说，老年人剃头还喜欢选这些地方，便宜不用说，老李师傅刮胡子修面的认真劲儿是街中心的那些时尚理发店里没有的，一招鲜，吃遍天，什么样的手艺就有什么样的客源和市场。

来得巧的马上可以坐上理发店里笨重而又老气十足的转椅剃头、刮胡子、修面。周师傅剪子、剃刀、吹风机、刮胡刀在手中一刻不停地忙着，不管是青春漆黑的青丝还是时光流逝沧桑的白发，既来此店那是新事业从头再起，旧现象一手推平。

名为周记理发店，实际是夫妻店，周师傅理发应该是不分什么淡季旺季的，以男同志老顾客理发居多。有人喜欢平头十天半月来理一次，有的长头发一个多月来理一次，过年也很少有女的来吹烫修剪。一是店里一看比较简陋，女同志好像看不上眼，二是女人们进理发店吹烫修剪也像逛街一般三五成群，一遛儿进了灯光通明装潢华丽的时尚理发店，难得过年还不得认真打扮，不然真对不住抖音里的美颜相机了，同学聚会要拿得出手，回娘家更要经得起赞。

说起来我也应该是周师傅理发店的常客，喜欢周师傅理的平头，也喜欢周师傅细致认真的刮着胡子的短暂闲暇一刻，虽说不至于进门蓬头垢面，出门多少有点容光焕发，精神面貌还是稍有提升哦。

但近三年多却很少进周师傅理发店，也很少进别的理发店了。诸位别想岔了，还没到寸草不生的地步，头发胡子

还在照常生长，因白头发与日俱增，为打响向白头发进军的长期战役，只得自己拿起剃刀和胡须刀自己开始为自己理发了。是的，你没看错，就是自己为自己理发，而且有不少的这样一群人，用着他们各自的方法在为自己理发。

我的方法复杂程度应该属于中等，三四天理一次。首先用电动胡须刀将头周围头发刮至最短，头顶用理发剪加戴六毫米套随头型剪平，两边将剪套去除对镜子稍作修剪整体上就能够结束了。不是很标准的平头，但对于白头发比较严重的同志还是多少能收到一点冻龄的作用的。有的手艺更高，理出的效果更好一些，但自己理发者还是年纪较大选择适合的剪套满头剪短者居多，一年理发费二度电。

在开始自己理发的前段时间，带小女儿去过几次周师傅的理发店，他总是疑惑地看着我，怎么我的头发也不见长，突然间不理发了？要是有什么地方得罪我的地方也不会带女儿再去他的理发店呀。只好如实相告，是白头发给害的，自己学上了给自己理发的手艺了。

没办法，年纪是不小了，但还在上班，多少还得注意点仪容仪表，白发苍苍是不是有损单位形象不得而知，延迟退休又要在单位多干一阵子。只有等退休形象不甚在意的时候，再来周师傅理发店剪剪头发了。坐在椅子上让周师傅认真剃着板寸，静静躺在椅子上，涂上刮胡膏，敷上热毛巾，听着胡须刀在脸上游走的沙沙声，这样才是理发该有的样子。

